

散文三章

□ 彭海玲

窗前景

初迁此地，独居一隅，透过隔出来的窗，过的最简朴的“六一居士”生活。不过居室里没有绿植。

厨房里一扇窗户外视野广阔。餐桌旁，每日坐在这里看书，眼睛可自在地眺望窗外。天边的朝霞，绿野平家小院，石板古桥，以及河面上的真真有世外桃源的惬意和从容，不像是都市拥挤而匆忙。

清晨，一溜长长的荷塘花，静悄悄还未来开，粉已初上，隔着窗，闻不到却伴着入梦，夜间从荷塘中传来蛙声交响乐般入眠。太阳露出脸蛋，又躲起来了；再次冲雾，放射光芒，晚稻秧田慢慢出现了影子。渐渐地，影子挪移到堤岸，直面上，炙热地拥抱着我，斜着避开点，灼伤了双眼，炎热的一天开始了！

午后，阳光移至别处，再开窗探，一边在烘烤中安静下来。只有两三只落在绿油油的田里、河间，悠闲的轮船从河里经过，白鹭停寻觅动作，抬起头，微歪着，倾听，并没有逃走。待水面平静，它们开始了互相飞到岸边的水草上，又点水嬉戏。

在这样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微风轻拂中，暑气渐消，心境渐静，在荷塘边随意找一个石凳，坐下，或者仰头观看月亮，或者静静地看荷叶轻轻摇曳，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那些久违了的纯粹时光，

也变得亲切起来。那一缕荷香，那一份悠长的夏韵……

留得盛夏听蛙鸣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阵阵的蛙声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在恍惚中，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塘，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，是小镇的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，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，孤独而悠远，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，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。

儿时的我，居住在家乡老屋。低矮的平房，红砖黑瓦，以及茅檐上的青青草都温柔可亲。虽是老屋，但我并不觉得它老。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。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蛙声就会如约而至，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，或蹦跳于菜地间，或游弋于池塘，或穿梭于田野。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，慢慢扩散。蛙声一天天地热烈起来，到了盛夏的时节，蛙鸣声也拼尽全力，到达极致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的力气，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，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。

炎炎的夏天，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。而我和妹妹

也变得更亲切起来。那一缕荷香，那一份悠长的夏韵……

留得盛夏听蛙鸣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阵阵的蛙声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在恍惚中，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塘，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，是小镇的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，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，孤独而悠远，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，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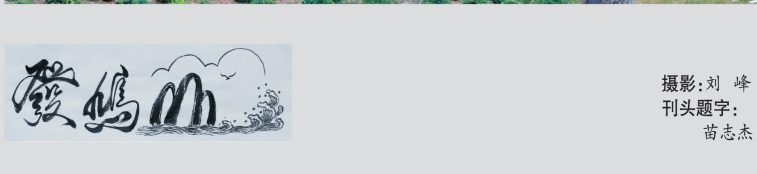
儿时的我，居住在家乡老屋。低矮的平房，红砖黑瓦，以及茅檐上的青青草都温柔可亲。虽是老屋，但我并不觉得它老。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。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蛙声就会如约而至，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，或蹦跳于菜地间，或游弋于池塘，或穿梭于田野。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，慢慢扩散。蛙声一天天地热烈起来，到了盛夏的时节，蛙鸣声也拼尽全力，到达极致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的力气，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，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。

炎炎的夏天，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。而我和妹妹

躺在凉席上，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，家门口不远处是一片稻田，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来，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。而奶奶则摇着古老的扇子，为我们驱赶蚊子，给我们讲故事。奶奶总会把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。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越小，有时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只见奶奶的扇子越扇越慢，最后终于从手中掉下去，奶奶头一歪也在躺椅上睡着了。

年龄稍长大些时，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晚凝神静听蛙声。这时候的蛙声不在聒噪，温柔了许多，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响曲，舒缓而悠扬，轻轻漫过心田，芬芳着我的梦。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躲过大人们的眼睛，偷偷地到对面池塘边去，想近距离感受一下蛙声。有时候青蛙就在眼皮底下，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，但青蛙们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，突然都停下来了，大约这就是“戛然而止”了吧？可当我走远了，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起来，可是回头看看什么也没有。于是，我蹲下来屏息静听，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，第一次离蛙声那么近，觉得是那么动听，那么可爱。

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如今，蛙声与我渐行渐远，我无数次在梦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，我知道那一定是故乡在呼唤我，是亲人的企盼。此时，窗外一片静谧，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。



摄影：刘峰
刊头题字：苗志杰

一缕荷香入夏来

对于荷花，我一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愫。夏荷的清丽，秋荷的孤傲，冬荷的苍凉，被我的镜头收入，化作恒久的美丽。赏荷的最佳季节是盛夏，面对夏日的别样丰采，总会有点点滴滴的印记在脑海浮浮沉沉。那一个夏季，那

吃野草的羊群

早饭后，牧羊人拄着铲棍，挥着鞭子，羊群出发了。栅栏的羊们一夜颇觉漫长，百像释放了似的顿然轻松。一身白褂，一路上的咩咩叫声自得，像游客流览名胜胜况。

一株青草的生长，为羊生长，青食的春草才刚见世面。

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

每一条河流都可供它狂饮乳汁，大地上就是它安心生息的圣地。

春天一来，太行山拱手让出，冬的粗犷，裸露，高亢，豪放，绿了的山体，像宛约清秀的江南，矜持含蓄，柔和的犹如温情的情人，俨然换了一季流行的新时尚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伤心的花朵

桃花杏花开得洋洋得意，在枝头又是唱又是跳的，似村庄的秧歌队歌舞欢腾。一记风声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：你高兴什么，你开得快还是去年的老样子，有什么新鲜，一句冷话，让枝上的花朵伤心了好些日子。

一棵树的表白

一棵树的拥有，它只属于世界的。

大地让它深深扎根，粗壮，发达，它不敢自傲，只能谦逊，自知为世界奉献绿色理所应当。深秋，满树黄叶纷纷落地，它无怨言，任时光如何搬弄，摆布，它只认准一个道理：它的拥有，只属于世界的。

某城市家园所见

在这座小城里，一所住宅家园，一树树杏花开了，整个小区变得面目一新，在楼上住了一冬的老人下得楼来，

“布谷布谷”，还在梦境中的我被一阵阵有节奏的叫声唤醒，此起彼伏，声声相催，我真想继续重温美梦，又听得一阵嘹亮的响声。在我印象中，布谷鸟在每年春夏时节，都会从遥远的南方迁徙回来，是一种非常勤快的鸟，在农忙的时候，它的叫声越响亮。忽早忽晚，一声声啼叫响彻四方。

布谷又名杜鹃、子规。幼鸟头顶、后颈、背及翅黑褐色，各羽均具白色端缘，形成鳞状斑，以头、颈、上背为细密，下背和两翅较疏阔。布谷鸟在每年的春末夏初时节日夜啼鸣，在民间属于一种非常神秘而富有灵气的鸟。

村里老人们都说，它的出现是不吉祥的征兆，老家方言叫“秃跳”。大白天花听见它的叫声倒没有什么，就是在晚上夜黑人静的时候，它的叫声往往带着几分诡异和神秘，至是凄婉。

记忆中，有一次初中上晚自习，那是一个亮的晚上，恰巧邻家同学生病没到学校，我一个人抹黑回家。我一边壮着胆子跑，一边左右先沿着几块田埂走，接着下几道坡就到了。我到半坡，就听见了“布谷布谷”，我心下胆怯，脚刻也不敢停。走到一棵大杨树树下，离它越来越远，觉得阴森恐怖，寒气逼人。我一边搜寻它的行迹，躲到树后面，伺机观望。我悄悄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，想吓唬一下它。于是，我藏起来瞅准时机，草枝猛砸过去，它好像被我惊到了。我拿眼斜睨它，瞪大眼睛看我。我又故意挑衅，对着胆子朝它嘎嘎叫。终于“嗖”的飞起来，蹿到了另一棵树上，我较劲了。我飞也似的回到了家。

年少的我在晚上听见布谷声声，只听得音厉，在空旷的夜晚，那种声音夹杂一种不明朗情状，如泣如诉，非常神秘莫测，我怀揣胆怯，不多的去接近它，直到现在晚上听见了还是心里不安。

再后来，我长大些，对布谷鸟的记忆就更深刻了。每到“布谷布谷”日夜唱响的时候，就是农忙时节。常常父母一早下地，我下学回到家里，就心里突突的，院子里和门外田野一样的沉寂，长久和我相伴的却是布谷，它声短一声有节奏地叫着，似乎又是来安慰我的。

老人们说布谷催耕，农忙时节，它就是要懒怠的人们快快耕作，辛勤耕耘。父母肩上扛着辛劳和责任，在我年轻的心里大抵是懂得的，有的是时间贪玩，或者去搜寻布谷鸟的巢穴，事事地耗着时间。

等真正到了考试的时候，我才能回归到现实来。我终于自顾不暇了，疯狂地扫射平时根本不理的课本和习题。上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珍惜时间，直到后来才晓得布谷鸟的寓意中珍惜时间的重要性，它告诫人们要作出努力，才能留得住，处于这个人生阶段，我才真正理解了陆游的“催取流年去，最恨溪头布谷儿。”诚然，时间才宝贵的。这布谷催人勤奋振作，召唤人们像它啼鸣不休，珍惜每一寸光阴。

春末夏初，也是一年中草木最繁盛的，蕴藏了大自然最无与伦比的生机与活力。耳着布谷鸟的鸣叫，忽然意识到它不正是我追那种赋有生命力的美好事物吗？正如李商隐《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》中对事物的追求和赞叹。美，我心向往之。

道固远，笃行可致；事虽巨，坚为必成。如要给人一个定位的话，一定要像布谷鸟一奋耕作，珍惜宝贵的时间，做值得的事情。

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 (组诗)

□ 刘青云

每一条河流都可供它狂饮乳汁，大地上就是它安心生息的圣地。

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

春天一来，太行山拱手让出，冬的粗犷，裸露，高亢，豪放，绿了的山体，像宛约清秀的江南，矜持含蓄，柔和的犹如温情的情人，俨然换了一季流行的新时尚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伤心的花朵
桃花杏花开得洋洋得意，在枝头又是唱又是跳的，似村庄的秧歌队歌舞欢腾。一记风声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：你高兴什么，你开得快还是去年的老样子，有什么新鲜，一句冷话，让枝上的花朵伤心了好些日子。

一棵树的表白
一棵树的拥有，它只属于世界的。

大地让它深深扎根，粗壮，发达，它不敢自傲，只能谦逊，自知为世界奉献绿色理所应当。深秋，满树黄叶纷纷落地，它无怨言，任时光如何搬弄，摆布，它只认准一个道理：它的拥有，只属于世界的。

某城市家园所见
在这座小城里，一所住宅家园，一树树杏花开了，整个小区变得面目一新，在楼上住了一冬的老人下得楼来，

亭园内花蝴蝶翩翩飞舞，杏蕊间蜜蜂嘤嘤，新时代的春天如花园一样芬芳，阳光照，枝间落下斑驳的倩影，花间莺啼，杜鹃鸣声，洒落的花蕊纷纷落地，太阳的老人念道：时光啊，慢些走。

学吹唢呐的女人
村庄的早晨或夜晚，一个女人吹起了唢呐，她手握唢呐，口嘘短笛。